

从“自然”到“精神”的审美超越：黄叶时散文的生态美学

李海宏 谢依伦

摘要：黄叶时的散文作品从自然与精神两个维度对生态问题进行了艺术化反思，她将马华文学中的生态观念延伸到美学领域，进一步完善了马华文学中生态美学的话语体系，并为生态文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在自然生态层面，黄叶时散文重新诠释了文学中“自然”和“自然美”问题，从马华作家群有关生态书写的普遍角度出发，通过对自然意象和生态审美的艺术表达，呈现出崇尚自然美的独特意义；在精神生态层面上，黄叶时散文中积极乐观的生态情调反衬出现代文明的精神困境，通过回归精神母体这一途径对现代文明工具理性的膨胀进行了有效的纠偏。

关键词：黄叶时；马华散文；自然生态；精神生态

一、马华生态文学中的黄叶时散文书写

相对于马华作家的生态书写，黄叶时的生态散文则更具有自身的独特魅力。她跳出直接的现实生态关注，将对生态现实的思考与人的诗性生存结合起来，力图在反思当下生态问题的同时创造一种人文生态的理想化生存模式。田思在评价黄叶时的《有情天地有情人》时认为：“黄叶时散文最大的特色是将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和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在共情中展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还体现了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一评价准确地概括了黄叶时生态散文的主要特色：一种融合自然生命与人际关系的泛生态思想成为黄叶时面对当下生态危机的诗性答案。

黄叶时的作品《有情天地有情人》是一部极具感染力的自然游记，在她的文字下，仿佛一切都充满了情感，蕴含了美的意蕴。她对当地植物的生动描绘构成了这本散文集中最生动的情趣之一，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被生动地刻画，展现了黄叶时的审美情趣。她描述桑椹时，甚至提到了它们“连齿缝都散发着芳香”；她写到樱桃，

觉得它们呈现了家乡如画的风景；她展现了竹笋的生长过程，不仅有母爱的温情，还有甜美的滋味；她描绘的番石榴叶，更是沐浴在斑斓的嫩芽中；甚至微不足道的蛇舌草，在她的笔下也藏着一个爱的故事。黄叶时的这一独特思维与其生存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出生在农家的她，其作品充满了关于乡下生活和乡下风情的描写，以及对她童年和家人的深情怀念。她的散文充满了怀旧的情感，这种怀旧带有纯朴的土地气息和乡下价值观。即使后来离开了乡下，迁居城市并组建了新的家庭，她依然怀念乡下生活，这种怀旧情感源自她对乡下亲朋好友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贯穿于她的文字之间。

黄叶时的散文不仅描述了狭义的自然景观，还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广义生态美学下人类的精神世界，慷慨赋予了动物、植物等自然风物丰富的情感。在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生态平衡方面，黄叶时进行了全新的探索，虽然尚未深入探讨生态美学的哲学内涵，但仍为广义生态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其散文作品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主题，探讨了自然生态问题。特别的是，她的作品既涵盖了对动物、植物等自然之美的生动描绘，同时也包含了以自然风物为媒介表达人类情感的自然关联，涉及了美学领域中有关自然生态的重要讨论。

二、黄叶时散文中的自然生态美学

黄叶时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有丰富的动物意象，这些动物在反映生态自然美和传达情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描绘这些动物意象时，黄叶时不仅精细而生

作者简介：

1. 李海宏（2000—），女，中国河北人，汉族，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红楼梦》与文学传播学研究。
2. 谢依伦（1984—），男，马来西亚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马来亚大学《红楼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秘书长。主要从事《红楼梦》、明清小说与文学传播学研究。

动地刻画它们，还巧妙地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通过这些动物形象来表达情感，实现审美传达。比如，在《九月的名字》中，黄叶时将午后晒太阳的小麻雀赋予了人的特质和情感。她仔细观察到，两只蝴蝶躲避阴凉，躲在胡姬花的阴影下，而一只蜜蜂因未采到花蜜而感到失落：“小麻雀落脚在晒棚上，展翅晒着阳光。雨后蝴蝶停在胡姬花的阴影里。蜜蜂早已回窝去了。花蜜早已被光热蒸发干了吧”。黄叶时生动的文字描写不仅勾勒出具有审美画面的视觉景象，还传达了一种“下意识”和自然产生的欣喜感受，再加上拟人化的情感表达，呈现出动物形象中的生态之美，同时也反映了黄叶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向往。

在黄叶时的作品中，植物意象也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显示了她对自然生态的深刻理解和深切的情感投入。黄叶时细腻思考，善于观察事物，能够捕捉动植物外貌特征和行为习性，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刻画。她笔下的意象往往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人的情感进行联系，并完成生态审美的艺术传达。她生动地呈现出竹子、榴莲、红毛丹、桔子、番薯、沙梨、番石榴、红树、连邦树、栗子树、樱桃、玫瑰、凤仙花、仙丹花、竹筒、橄榄、地毡草、蛇舌草等各种植物在自然生态中的画面，为她的作品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本土化”自然元素。

尽管黄叶时的散文中鲜少有探讨自然审美的观点，也没有专门表达生态审美的态度，但通过提炼她在各篇散文中零散的论述和表达，可以总结出，黄叶时的自然欣赏态度主要体现在：对待自然物的态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自然物的态度方面，黄叶时将所有的欣赏对象都统一视为生命的本质体现。“生命是美的重要性质，美只能是对生命的肯定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在生命”。在《樱桃——一树碎红》一文中，黄叶时生动地将一切事物描绘成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并将它们视为生命的本体，自然风物不论是在阳光普照下的生动，还是在寒风凄凉时的坚韧，它们都充满活力，茁壮成长。

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黄叶时流露出独特的生态意识理念：自然万物独立存在和生命平等。她的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将自然审美对象从异质的“他者”形象转变为具有自然生态审美的人格化对象，将人情化的自然万物都视为统一整体。虽然黄叶时未明确表达出“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其他一切生

命”的无差别平等观，但在她的“下意识”写作中，她试图将人与自然生态的情感相联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以消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立和分裂的情况。

三、生态美学体系中的精神和谐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黄叶时的散文中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平等观，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力量微弱，必须顺从自然力量；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将自己看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将自己视为世界的尺度和自然法则。然而，在黄叶时的散文中，她经常以植物或动物的视角来展示自然的自觉性，例如：“那棵连邦树相当高，风雨交加的时候，我常担忧它会受不住风雨狂暴而倒下来。每当雨夜之后，天一亮，我推开大门朝外，望着它依然喘着气，在耸立着”。

黄叶时将树木甚至所有自然植物视为生命本体，她关注它们的生死，会因一场大雨而担忧它们的命运。从中可以看出，在黄叶时看来，自然已经成为价值体系的核心。在《有情天地有情人》的描述中，黄叶时与自然和谐共处，绝不会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而违反自然法则。在她的心中，除了植物，动物也是自然的原始形态和活动的主体。黄叶时通过“连邦树”和“布谷鸟”等代表自然界的元素，展示了自然并不遵循“以人为目的”的标准，因为“那棵树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而布谷鸟也已经在那里安家了”。

其次，从“人与他人”和“人与社会”的角度看，黄叶时的散文体现了密切的“人际关系”和有机的“社会融合”。然而，反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恶化不仅在具体的道德伦理事件中显现，更在社会心理上呈现为日益加深的疏离感。在黄叶时的散文中，不存在固守个人空间的障碍，也没有孤立、抽象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世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提摩西·默顿在其《怯魅自然的生态学：重思环境美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一书中就呼唤了一种同样被剥夺了自然的生态写作和批评理论，因为他主张，自然只不过是幻想之所，因此，解决现代精神生态危机需要回归到自然界“精神生态”的和谐样本中。

总之，黄叶时通过散文中的自然意象成功地传达了生态审美的艺术表达，呈现了自然生态审美的内涵。此外，黄叶时对自然的欣赏态度，强调了生命的复归和和平等，并在追求“如画性”的审美时，表现出她对生命共鸣和生态审美意识的追求。在精神生态领域，黄叶时

作品反思了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我们重新审视生态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其中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审美”的眼光审视世界，以“爱心”的视角投射生活，这为解决现代精神世界的混乱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M]. 邴雅牛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9.

[2] 爱默生. 论自然·美国学者[M]. 赵一凡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8-9.

[3]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M]. Routledge, 2000: 72.

[4] 曹铮箏. 反思与再启蒙: 寻找启蒙辩证法的真实意义[J]. 大众文艺, 2022(10): 91-98.

[5] 陈望衡. 环境美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6] 程相占. 生态美学论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 Clark K. Landscape Painting[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0: 140, 74.

[8] Gobster P H. An ecological aesthetic for forest landscape management[J]. Landscape Journal, 1999, 18(1): 58-60.

[9] Gimblett H R., Itami R. M., Fitzgibbon J E. Mystery in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landscape preference[J]. Landscape Journal, 1985, 4(2): 87-95.

[10] 黄叶时. 有情天地有情人[M]. 砂拉越: 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 1988.

[11] 潘碧华, 苏晖, 林德顺.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家园意识与文学流变——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04): 150-157.

[12] 孙忠良.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浅析[J]. 小品文选刊: 下, 2017(10): 61.

[13] 田思, 何乃健. 含泪为大地抚伤[M]. 吉隆坡: 千秋事业社, 1999.

[14] 王意, 朱光潜. 生态美学话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D], 2021: 17-38.